

# 关原之战

争霸天下



[日] 司马辽太郎 著

刘立善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SEKIGAHARA JOU·CHUU·GE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 2003 by Midori FUKU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4 and republished in 2003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版贸核渝字(2008)第8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原之战 / [日] 司马辽太郎著; 刘立善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9-01651-7

I. 关… II. ①司…②刘…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235 号

## 关原之战

GUAN YUAN ZHI ZHAN

[日] 司马辽太郎 著

刘立善 译

---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廖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丽

特约编辑: 刘美慧

责任印制: 杨宁

责任校对: 曾祥志

封面设计: 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4.5 字数: 647千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 录

一代霸主丰臣秀吉病逝，天下风云骤起。心藏虎狼野望、表面却俨如笃实农夫的德川家康伺机问鼎天下。大名们为保存自家，投身兴亡莫测的大博弈。

家康为分化丰臣家族，对寡居的秀吉正妻以及征战朝鲜的先锋大将加藤清正等人极尽笼络之意。单纯刚烈的诸将以“士为知己者死”的态度报答家康。

秀吉生前最信任的干练官吏石田三成，看穿了家康的野心，一心捍卫丰臣政权。但性格狂傲、正直的他，与只擅长驰骋战场的武将们矛盾重重，仅与上杉家好义重信的直江兼续惺惺相惜。两人密约从日本的东西两侧夹击家康。但此计尚未实施，三成因诸将夜袭公馆而被迫逃亡，走投无路之际请求家康庇护。家康没有采纳谋臣杀掉三成的建议，放虎归山。

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赌的不是成百上千的金钱，而是家康的生涯、地位和领国。

上杉景胜与直江兼续计划在谦信公忌辰日发动义战。事泄后，兼续修书家康，痛骂家康于太阁（秀吉）死后面目大变。家康遭此羞辱，决意亲率天下大名征伐上杉。

与此同时，三成下达“讨伐奸贼家康，以图丰臣家安泰”的命令。三成的生死之交大谷吉继谏诤三成

放弃举兵未果，抱着共死的信念加入西军。西军人数渐增，毛利大军主将辉元任西军统帅，坐镇大阪城。

家康悠悠然下行东海大道，行进至野州小山时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经过严密的计划，黑田长政说服故太阁的亲属，蒙受太阁恩泽最多的福岛正则率先表态，支持家康。左顾右盼、相互猜测的众人见此，全部倒向家康。

这是决定德川家盛衰的分水岭。本来是以“为保秀赖公的天下治安，讨伐叛乱者上杉景胜”这一名目引来的诸将，骤然一变，开始讨伐拥护秀赖公的石田三成。

预定在美浓展开的大会战，胜负的关键在于谁能争得织田秀信守护的岐阜城。先锋福岛正则近乎疯癫的猛烈进攻，激发了诸将的竞争心理，岐阜城很快陷落。家康由此验明了诸将的忠心，这才从江户启程。

形势接二连三对三成不利，犬山城被敌军包围，竹鼻要塞瀕危告急。三成焦虑地期待最忠诚的伙伴、西军最强大的野战兵力主帅宇喜多秀家的到来。

东、西两军在浓尾平原的关原全面铺开，打算一决雌雄。起初，西军有获胜的可能。三成的家臣、老将岛左近部队的冲锋势不可挡，轻巧地击溃了两倍于己的黑田部队。在天满山麓，宇喜多部队从容地耍弄着福岛部队等。

家康怕已暗中投诚的西军将领变心，将宝押在小早川秀秋's 纤弱性格上，命令火枪大将用排枪朝秀秋的阵地射击，迫使后者倒戈。当小早川的军势如山体崩塌般降落在西军的背后时，丰臣之世终结，德川之世到来了。



# 关东之战

争

霸

天

下

上卷◎



## 高宫的茅庵

如今，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我在少年时代去过近江国的一座古寺。溽热的盛夏里，沿着漫长的石阶拾级而上。古寺的名字现在记不清了。

当时，我坐在古寺套廊里纳凉，眼前是一大片繁密的绿叶。其情其景，记忆如昨。那繁密绿叶的前方，铺展着琵琶湖畔辽阔的平原。

一位老人把我们领到这里，他用手“咚咚”地敲着套廊的地板，连说带比划，向我们一群少年讲起了古寺的历史：

“现在我坐的这个地方，当年太阁殿下曾经坐过，他一身猎人装束。那也是盛夏里炎热的中午，像今天一样，汗水都流进眼睛里了。”

言讫，老人擦了一把汗水。街上的大人们都称这位老人“嫩叶君”，至于他姓甚名谁，到现在我也一无所知。

老人举着洋式的阳伞，手摇一柄扇子，身穿被浆洗得缩了水的衬衫和短裤，披着一件麻布道袍似的外衣。

“沏碗茶来！”据说秀吉这样命令道。

寺院深处，有人应声。随之站到秀吉眼前的，是寺院当时的小和尚石田三成。

这一段传说经常刊载于《绘画物语》等少年杂志上，内容我们了如指掌，老人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现在我要创作《关原之战》这一部人间喜剧或曰悲剧，不知从何处写起为好，冥思苦索、模糊朦胧之际，少年时代领略过的前述情景，像白日梦一样浮现于我的脑际。据闻，亨利·米勒说过：“此刻你正在思考着什么，即可以从

你想到之处写起。”我就这样展开故事情节吧。

那位老人所讲的石田三成当小和尚的故事，收录在《武将感状记》中。一般认为，石田三成在世之时，就有许多插曲逸事在世间广为流传。

当时，秀吉身为织田信长的部将，刚当上“大名”（诸侯——译者注。下同），被封为近江长滨城主，年禄二十余万石。秀吉在自己领地内放鹰狩猎，他认为，狩猎活动的目的是进行领地内的地形侦察，兼能视察民情。不仅如此，秀吉觉得，因为自己平步青云高升为大名，必须拥有与二十余万石相称的军队和武士。他放鹰狩猎之时，与其说在乎的是飞禽走兽等猎物，倒不如说更深切关心的，是确认自己领地内是否有名副其实的人才。秀吉的世袭大名加藤清正、福岛正则、藤堂高虎等人，几乎都是他在这个时期招募到手的。

却说石田三成。三成幼名佐吉，是居住在近江坂田郡石田村的“村级”武士石田正继的次子，曾被送进寺院。有典籍载云，三成为了求学修业才进了寺院；也有典籍写道，他是寺院的“寺小姓”（寺院杂役）。

十来岁的三成面容干净清爽，双眼灵动清湛，是一个人人见了人人注目观瞧的少年。

秀吉来到这一带狩猎，口渴得要命，突然走进了寺院。

“沏碗茶来！”

说完，他就坐在套廊里。佐吉在室内忙乎沏茶。这个少年的父亲正继虽然隐居乡村，家里却世代代任“村级”武士，家道殷实。佐吉的衣着想必是挺不错的吧。

俄顷，佐吉静静地端来了茶水。秀吉在蝉噪声中定坐。

“请用粗茶。”

佐吉献上茶，秀吉急三火四地喝着，并命令佐吉：

“再来一碗！”

关于第一个茶碗，《武将感状记》书云：“茶碗很大，盛着七八分满的温茶，佐吉端了上来。”秀吉饮讫，咋舌感叹：“味道挺好，再来一碗！”他口渴极了，贪婪地喝着。三成沏的茶水，量也好温度也罢，都恰到好处。

“遵命。”

佐吉退下，这次将茶水沏得较上次稍热一些，量较上次减半。秀吉一饮而尽，又命令“再来一碗！”这时，他大概觉得这个少年今后可以重用，便开始观察他。

第三次端上来的，容器是个小茶碗，茶水量极少，热得烫舌头。秀吉心中赞叹这个少年颇有悟性。

“你叫什么名字？”秀吉问道。



佐吉细长清秀的眼睛下视，回答：

“在下家住大人领地内石田村，是石田正继之子，名叫佐吉。”

（此少年不错。）

秀吉思忖。大概他觉得佐吉长大后可以予以重用吧。接下来，他又问了两个问题，佐吉反应敏捷。秀吉越发觉得可心，从寺院住持手里要出了佐吉，领回城里。

秀吉与佐吉首次邂逅的寺院，有人说是长滨城外观音寺，也有人说是伊香郡古桥村的三珠院。地点究为何处，无关紧要。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史实上说，发生在三成二十岁前后。

在此之前，三成相当于一个“儿小姓”（在主君身边打杂服务的勤务少年武士），他的俸禄直接由秀吉的俸禄中拨出。

“今后让他领取正式俸禄吧。”秀吉这样寻思。在此前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曾经和三成相同的勇猛小武士加藤虎之助（加藤清正）年禄四百七十石；福岛市松（正则）年禄五百石。

“佐吉，现在我也给你新恩俸禄五百石。你要更加勤奋尽忠！有何欲言？”秀吉问道。

《古今武家盛衰记》记述的三成，此刻跪拜谢恩：“倘若如此，”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来。

“宇治川、淀川生长着荻草和芦苇。”他接着说，“河岸的乡民随心所欲割取这些自然生长的植物，做成苇帘，用途颇多。如果给我权力，我可以对他们割取的苇草征税，不要五百石俸禄。”

三成自幼生活成长在琵琶湖畔，这一带或许自古以来就有此惯例，割取湖中芦苇，须向领主纳税。尽管如此，三成能着眼此事，可见他肯定是个相当谙熟经济的人物。

“能征上多少税金？”秀吉兴趣盎然地询问。

三成即刻计算了一下，回答道：

“相当于一万石。我若能获得这项权力，可提供一万石的军事力量。”

秀吉对此人的头脑感到惊诧。此时三成的同僚加藤虎之助和福岛市松，尚无这种行政工作的意识，只是一心思考战场指挥、冲杀的智慧。

（佐吉是个讨厌的家伙，主公为何那般偏爱他？）

他俩可能这样揣想。总之，秀吉喜欢战功卓著的武将，但更器重三成那样的人才。不知何时，秀吉说过这样的话：“三成最像我。”

“向割芦苇的人征税，亘古未闻，但此事倒是挺有意思的。我暂且观察一段时间，先准许你的方案，但万不可难为百姓。”秀吉说道。

三成做事雷厉风行，对宇治川和淀川从上游到下游的几百里范围内自然生

长的荻草和芦苇，规定了每一町（日本的面积单位，一町约合一万平方米）的征税额，让当地乡民割取，然后销往京都和大阪一带，获利甚巨。

据说有一次，秀吉率军开赴战场时，对面走来了一支队伍，最前头的士兵高举着镶有九曜星的军用指挥扇和金色燕尾旌旗。兜鍪、马具披挂装备得灿烂辉煌，数百骑每人身上都披着金色燕尾旗的标志，静静地压了过来。

“那是眼生的旗帜，是敌方还是我方？前去打探一下！”

秀吉让使番（传令官）策马前去确认。结果，竟是石田佐吉浩浩荡荡地运送河滩杂草的大军。史实真伪另当别论，这是三成很可能干出的事情。秀吉爱三成的这种才能，出兵朝鲜等场合，他责令三成主管最需要数学头脑的渡海运输事务。

船有四万艘，大军二十万，还有马匹、军粮、马料、火药、子弹、弓箭等。运输这么多人和军品，首先要调度船只，人和军品运到朝鲜之后，空船返回日本对马岛，从该处再满载，再驶往朝鲜，尽量减少空船航行海上的时间。要调度好船只往返，需针对空船和满载船的速度、装货卸货的时间、军船和货船的比例等，进行复杂的计算。三成运作顺畅，得心应手。运送如此规模的大军，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堪称是罕见的成功。

三成的这般才能，早在他少年时代为秀吉调控茶水温度的故事和对淀川荻草芦苇征税故事中初露端倪。

三成虚岁二十三岁时，被提拔为大名。这在秀吉亲自恩养的“小姓”（少年武士）之中，并不属于过早的个例。武将加藤虎之助十五岁成为秀吉的“小姓”，二十五岁时，由近卫队队员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年禄二十五万石的九州岛肥后熊本城城主。福岛市松的仕途也与之相似，位居四国岛伊豫今治城城主，食禄二十五万石。命运的这般变化，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魔术，因为织田信长死后，秀吉立刻成为执掌天下大权的人物。

三成初任大名，身价远比上述两位同僚低得多，年禄额仅为四万石。然而，他的领地不在四国或九州那样遥远的地方，而位于近江水口。居于“近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在经济上，对当时的大名三成都很有利。首先，秀吉要把三成当做自己的秘书官，置于身旁。

身为大名，必须招募大量家臣。秀吉在大殿上问道：

“佐吉，把你提拔为大名后，你打算招募多少家臣？”

近江人佐吉说过，依靠荻草和芦苇，可以承担一万石供养的军队人数。秀吉期待的是，这个才气出类拔萃的三成，肯定招募了超越寻常数量的大量家臣。

“一个人。”三成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个插曲见诸《关原军记大成》。

“什么？一个人？”秀吉大惊，追问该人姓甚名谁。

“是筒井家的‘牢人’（‘牢笼人’的简称，指离开主公家、失去俸禄的武士。也叫“浪人”）岛左近。”三成回答。

秀吉越发讶异，反复思索后，笑着说道：

“岛左近是当代名士，他岂能来到你这个低身份人的帐下？净胡扯。”

岛左近乃大和国筒井顺庆帐下的侍大将（独立指挥一支军队的将领），是交和和谋略的天才。秀吉还记得当年山崎会战之际，岛左近作为顺庆的使者，来过阵中。

岛左近在顺庆帐下，年食俸禄一万石。顺庆故世，筒井家改封，赴任伊贺国（今三重县西部）。此时岛左近沦为浪人。

不知何故，后来岛左近隐居近江犬上川畔的高宫乡。高宫是一片田园，位于今彦根市南约四公里处。当时，那里有森林与河流，是个美丽的村庄。

——岛左近结庵于高宫。

年轻的三成刚被提拔为大名，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数人，一顾茅庵。岛左近曾是统治大和一国的筒井家侍大将，面对三成登门求贤，他当然没给好脸。

“你想招募我吗？”岛左近瞠目惊诧。

（好你个不谙世故的嫩小子，刚当上大名，大喜过望昏了头，才跑到我这里来了吧？）

转瞬，左近又这样犯嘀咕。他打算让三成喝杯茶之后，就下逐客令。

茅庵旁流淌着犬上川，可以钓到小小的香鱼。左近一开始或许打算谈些垂钓的乐趣，待火候差不多了，就打发他们回去。

左近久经沙场，遍体伤痕，那每一道伤痕里都埋藏着这个战国人物的阅历。最新的伤口是天正十一年（1583年）五月攻打死守伊势龟山城的泷川一益时留下的弹伤，皮开肉裂，尚未愈合。

“哎哟，从京城专程莅临茅庵，不胜感谢！想招募在下为家将吧？但如今在下早已厌倦了尘世。”

这位自永禄、元龟年间以来戎马倥偬、名震天下的老将，说出的话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左近委婉谢绝了三成这不合身份的恳求。而三成见了左近的仪表举止，愈发渴求这位人物。

“恳求屈就。我深知拜将军为家将，实属僭越之望。尽管如此，我仍须这般拜托。”三成低头叩拜恳求。

“倘拜将军为家将，甚显荒谬，可否拜将军为兄长，在我身旁，尊意如何？”

“兄长？”

左近没有答应。说到底，在语言表达上，他不愿与三成结为主从关系。三

成竭尽全力劝说左近。他自我介绍说，自从当秀吉的儿小姓以来，多次驰骋战场。特别是在堪称秀吉问鼎天下一役的“贱岳会战”中，自己立下的军功，仅次于加藤虎之助和福岛市松等武将的“七杆枪”。

然而，无论怎么说，三成也不是一个在战场的血雨腥风中能做到纵横驰骋、能进能退、所向无敌的名将，他希望取左近之长补己之短。三成大概觉得，如果自己的行政才能与左近的军事才能强强联合，必然无敌于天下。三成的此一番劝说，与其说旨在器重、收买左近，毋宁说想令左近认可三成。三成希望得到左近的尊重。

“将军若不愿当兄长，那就请做良友吧。”

三成又说道。

这种求贤的做法，很可能古今未有。

“结果如何？达成了何种协议？”秀吉问道。

“哎，”三成平心静气地回答，“他不是我的部下。左近这样的人物，不会轻易来到我的帐下。于是，我用约占从主公手中拜领的俸禄一半的一万五千石，将他招募来了。”

“啊？”

主从的年禄，分不出明显高低。秀吉哈哈大笑。他越发觉得三成的奇想酷似自己年轻时的做法。于是，秀吉喜爱这个年轻人的心情，又加深了一层。

三成如此这般费尽心机，求得了左近。三成心里明白，自己不是一个甘于小成的男人。三成青年时代就胸怀大志。当然，纵然是这样的三成，当时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将来会参与和德川家康分割天下、一决雌雄的大战。

不，或许他已经预料到了。秀吉打下了江山，然而，他没有能够坐江山的儿子。于是，秀吉一死，必然骤起战乱。若说聪明精敏的三成对这一点没有预料到，那是绝对错误的。

作为证据，我们可以仰望一下三成与左近联手筑起的、平素居住的城堡——佐和山城。那座城堡巍然屹立，高耸入近江的长天。

## 男人与男人

三成的佐和山城，坐落在琵琶湖畔。

笔者目前占有的，仅仅是资料，也只能靠资料来了解历史。笔者不曾长久眺望过那座山。每当我乘坐东海道铁路线列车通过彦根时，总是冲着车窗寻找

那座山，口中念叨：

“佐和山应该在这一带吧。”

多年来，这已形成了我的癖习。然而，最终每次我的视线都投往明朗的方向，投向东侧窗口，投往以湖水为背景的彦根城方向，总是漏看了佐和山。此山为青松和杂树所覆盖，列车奔驰在山腰上，佐和山与映着彦根城的车窗，方向刚好相反。

（就是那座山！）

当我察觉到这一点，赶紧转过身来，慌忙调整视线时，列车早已经驶过了青松和杂树覆盖的山腰。

准备创作这部小说之际，我想：这次必须仔细看一看佐和山。于是，我从岐阜出发，经过大垣，到关原下车。在古战场休息之后，我上了掠过关原町郊的名神收费高速公路，越过滋贺县境的峡谷，驶入举目望去绿草茫茫的近江平原。

琵琶湖水，波光粼粼。

汽车一直向右驰去，不久进入彦根市内，又驶出了市区。佐和山展现于眼前。古时候，琵琶湖水一直延伸到弯弯曲曲的山脚，包括现在东海道铁路线通过的地方，当年都泡在湖水中。

山脚伸入湖水中，悠然高耸入湖东昊穹的，就是古代的佐和山。

我仰望了一会儿，没感觉腻味。苗条秀气的纺锤形主峰，统率着略低的峰林。

“这座搦手门（一般指城堡的后门、边门）相当于佐和山城的阴面。”

向导手举阳伞，向我解说道。也就是说，似乎逼近东海道铁路线车窗的山貌，相当于佐和山城的阴面。

山城的阳面即大手门，威逼旧中山大道，位于华表柱下。主峰比湖面高一百五十米，峰巅被削平，在人造平地上，三成时代建有一座五层的中心城堡——天守阁，金碧辉煌。从旧图上看，这是一座宏伟的巨城。据说支撑天守阁的石墙高两丈五尺。

古籍传其惊人之处，载云：“城堡甚高，屋脊兽头瓦等，天阴之日，不可见也。”

以山城中心的“本丸”（位于城堡中心，筑有天守阁，是城堡最重要的建筑，有城主的居馆，相当于城堡心脏）为主，其他各山峰上高耸的城墙支撑着外廓的“二丸”“三丸”“大鼓丸”“钟丸”“法华丸”“美浓殿丸”“腰曲轮”等。这是一座依照欧洲风格筑城法修筑的山城。

大手门和搦手门周边，武士住宅鳞次栉比，城下还有街镇。如今举目望去，只有一片田园。

搦手门旁，琵琶湖的湖汉之水，静静波荡。湖汉对面有沙洲，湖汉与沙

洲之间架设着一百间（间是日本的长度单位，一间约等于1.818米）长的折成曲尺状的桥梁，通称“百间桥”。据说这座桥的实际长度超过百间，至少有二百米。

丰臣秀吉时代，佐和山赫赫有名，当时有短歌吟云：

石田三成有二宝。  
一是大将岛左近，  
一是居城佐和山。

现在，近江乡村还流传着当年传唱的童谣。当你哼唱起童谣，就仿佛觉得在那随“手球”（一种玩具，以棉花为芯，表面缠以彩线，或画上彩图。多在新年时玩此玩具，且拍手球，且随节拍口唱民谣）节拍唱着童谣的乡村少女对面，浮现出了壮丽的佐和山城。

我是城里人，来看佐和山。

眺望大手城门，  
金色徽章八重壕，  
壮观还数阔庭院。

入门再望阔庭院，  
楼阁错落，  
美轮美奂。  
壮观还数阔庭院。

一座好城，气派巨城，  
护城壕畔设关卡，威势增。  
关卡周边花烂漫，  
护城壕畔鲜花盛开，添风情。

归根结底，建造如此规模的城池，与大名石田三成的身份很不相称。他的年禄仅为十九万四千石。这是一座与其身份不对应的山城。三成缘何募求岛左近那样的人物？缘何必须建造天下屈指可数的巨城？

答案如下。

城内一切墙壁，竣工后概不粉刷，全都是裸露着泥土本色的粗壁。由此极易想见，三成并非要修建极尽壮丽的山城，而是时刻将实战意义放在心头。

三成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文禄四年（1595年），佐和山城动工，这是秀吉辞世前几年的事。左近负责丈量设计城池，三成对设计图加以推敲修改，二人细致协商，此城是二人合作的产物。他俩可能一边建城，一边说道：

“太阁殿下万一仙逝，秀赖君尚且年幼，天下大乱，其势必然，必会发生决定接班人的战争。到那时，中原必须竖起我们的大旗！”

佐和山城的存在，最能表现三成其人曾是怎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

石田三成一顾近江高宫乡茅庵，岛左近初次见他，感觉他“纯是个黄口孺子”。三成皮肤白皙，长时间不眨眼，睫毛整齐浓密，个头矮小。左近甚至想象：“三成或许出身秀吉的宠童吧？”再仔细一想，秀吉不曾酷好男色。

左近又这样看待三成。可以说，这种气质使三成的性格中流露出神秘精干之感，令左近折服。

“愿效犬马之劳。”

三成具备的魅力，终于征服、打动了左近。

岁月流逝。如今三成已经三十九虚岁了，但他的面容与当年相比毫无变化，好像从少年倏然变成了大人。现在，他增添了一点傲气。孩子脸带着傲气，自然是不可爱的，因此，会有人对他产生不必要的逆反心理，觉得反感。左近认定的三成的那种魅力，恰恰构成了三成如今树敌的原因。左近觉得这一点挺有意思。

“主公，这样下去可不好啊。”

一次，发生了一个事件，左近温和地规劝三成。

某年冬季的一个早晨，三成在大阪城内的土木建筑工地，和同僚的“奉行”（执政官）弹正少弼（官位）浅野长政一起烤火。三成戴着头巾。

“治部少辅。”

长政直唤三成的官名。

“何事？”

“你那头巾摘下来为好。少顷，江户内府（家康）要前来登城。”

三成手支下巴，置若罔闻，照常平静地烤火。浅野长政与德川家康关系亲密。但是，世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像家康那样令三成讨厌的。

但是，家康是日本关东年禄二百五十万石的大名，位居“五大老”（丰臣秀吉制定的官职，由五位年长的实权派担任。“大老”是直接辅佐将军的高官）之首，在丰臣秀吉统率的众大名中他的官位最高。和三成的身份相比，家康是云上人物。所以，作为成年人，再讨厌家康，此刻也应该摘下头巾。

（我讨厌他。）

三成每当感到厌恶之时，就露骨地表露出来，活像个孩子。这就是三成。

“治部，你没听见吗？”

浅野长政一片好心建议，三成却置之不理。这一次，长政怒火满怀了。俄顷，家康在前簇后拥中登上城来。长政怒不可遏。

“你这个家伙！”

长政从三成的头上拽下头巾，抛入了火中。纵然如此，三成依然若无其事，继续烤火。这样的表现，不是一个成年人所为。

后来左近风闻此事，心里觉得他举止古怪，但事已如此，也不想规劝他了。

这一次，三成又干了同样的事，地点在京都方广寺工地。按照秀吉的命令，家康和三成等人到现场验收工程。三成手执一根用于现场指挥的竹杖，随意地扔掉了。家康从后面跟上来，轻轻地捡起来，递给了三成。

“这是你的吧？”

三成一言不答，转过身，疾步走去。一时间，众人不知如何是好，在场的人都屏住了气息。家康本人隐去了异样的表情，慢腾腾地走向别处，这才平静无事了。

“这样做，简直就是个孩子。”

针对这件事，左近直言进谏。他觉得三成的举止绝非大丈夫的风度。

“左近，你说我像个孩子，那也改不了啊，我自幼以来就是这种性格。对令我讨厌的男人，我无法像演戏似的，压抑真感情，赔假笑脸。”

“世间称这种人为‘傲慢人’，大人可知道？”

“不知道。”

三成瞅了一眼左近，微微歪头思索，心里纳闷。在左近眼里，这个动作非常可爱。三成只有在左近面前，才会做出接触意气投合的叔叔时所做出的那种动作。

“主公自称自幼如此，但现在已不是孩子了。家康是‘五大老’之一，深受太阁恩宠。他手握大权，连势力很强的大名都怕他哩。”

“那又能如何？”

“同是不悦的神情，主公的出自天真性格，不似轻蔑的不悦。但那种态度令人觉得，主公好似丰臣家臣里的最大当权派在仰仗权势，显示傲慢。”

“哼！”

三成哼了一声。这是他的癖习。也许是鼻子有病，但这个习惯因时间和地点不同，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是个吃亏的性格。”

左近苦笑着，看了一眼三成那周正的鼻子。长着这样一个惹人反感的小道具的男人，实属罕见。



“且慢，左近，我有话说。”

三成态度骤变，严肃起来。这一变，谈锋尖锐。他那极其尖锐的议论，正是得罪人的根源。

“你知道家康这个怪人最近在做何事？可曾有耳闻？他暗中正向朝廷献金。”

这是事实。秀吉尚健在，家康却看到了秀吉过世后的态势。他通过一个平民（茶屋四郎次郎），向朝廷献上了两只天鹅、十片黄金，这分明是在为问鼎天下做铺垫。日本国有条规则，纵然靠武力打下了江山，若不拥戴、利用朝廷，江山则不能稳固。出于这个意义，向朝廷献金的事，织田信长做过，丰臣秀吉也做过。

“太阁贵体日趋衰弱，家康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三成这样称谓家康。

“家康在窥伺时机，太阁一辞世，他就会杀死丰臣秀赖君，篡夺天下。对这般魂胆的人，我没必要摘掉头巾。即使我丢竹杖他捡起还我，也不必致谢。”

“诚然如此。”

左近的胖脸上，浮现出微笑。

“言之有理。但是，主公对家康如此，对和家康近密的各位大名，例如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等人，也是如此，这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将来欲成大业者，却树立不必要之敌，此乃拙策中之拙策。”

“左近，你希望我八面玲珑吗？”

“真拿主公没有办法。”

左近一声苦笑。

“谁也没那么说。古来所谓英雄，指具备智、辩、勇‘三德’者。由此看来，除了当代的太阁，主公是堪与家康并列的英杰。”

“但是，”左近又说，“单靠智、辩、勇‘三德’，无法支配天下。有时，世人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不仅不合作，或恐还会激烈攻击而来。真想干一番大事业，还需一德。”

“何德？”

“甚至受到幼儿喜爱追慕这一德。”

“左近。”

三成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你这是强我所难啊。人生而带来的毛病，到死也改不掉的。与其为改掉毛病而受大苦，当务之急，倒不如盘腿稳坐毛病之上，扬己之长。”

“是的。”左近没有反驳，“臣并非在讲什么深奥的道理。臣的意思是，人家给主公捡起了竹杖，主公至少应该露个笑脸，随便打个招呼。何况对方是家